

诗路放歌

# 复兴颂

北方河 陈锐军

(一)

大河说 我站在历史的源头  
把时光流淌成一部延绵不绝的经卷  
在古老大地上写下龙的传说  
随高天上的流云奔向远方

长城说 我身披日月星辰缝制的战袍  
在王朝的更迭中迎接刀光剑影  
我站在时光的顶峰  
呼唤历史再一次睁大眼睛

今晨 我乘北冥之鲲  
俯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  
我看到 人类文明交相辉映的亚洲大陆  
东来紫气 浩荡荡荡

今夜 我站在  
华夏五千年文明灯塔之巅 遥望星辰大海  
我望见 灿若星河的太空里  
处处闪烁着东方民族智慧的光芒

今天 我用九州大地做面板  
以黄河长江为琴弦  
弹奏起东方文明复兴的序曲  
让全世界倾听历史深处的回声  
让全人类见证震古烁今的伟大复兴

(二)

大河说 经十二座雪峰洗礼  
我的灵魂冰清玉洁  
历九曲十八弯 画出一条龙脉  
那是孕育你的产床

长城说 经三千年紫电青霜  
我的意志坚硬如磐  
惯看大漠孤烟烽火连天  
只为护佑你的摇篮

你擎起五千年文明的火种  
从盘古开天的神话中走来  
承炎黄血脉 秉五岳脊梁  
溯河图洛书 开华夏之源

当甲骨文融入《周易》的博大精深  
青铜大鼎便鼎立起人类文明的高峰  
当《诗经》的国风吹绿了淇河两岸  
孔子已在问道中把两大哲思融通

轩辕的遗歌还在历史的风中传唱  
三千座春天的城池已在《史记》里绽放  
金黄的稻穗仍在当下飘香  
丝路驼铃的梦已在《资治通鉴》里传扬

秦皇汉武在文治武功中挥斥方遒  
大河汤汤 激起百家争鸣的大合唱  
唐宗宋祖在万邦来朝中指点江山  
九州皇皇 开启长乐未央的礼仪之邦

一首汉赋畅抒家国情怀  
一阙唐诗写尽盛世气象  
一墨丹青绘就千里江山  
一曲宋词唱穿万古风尚

当敦煌飞天的飘飘衣袂辉映了神州号的弧线  
汉唐的盛景再次呈祥

当四大发明的智慧之光把云计算的未来点亮  
一个伟大的梦想已凝聚起十四亿人的力量

这是一片浴火重生的圣土  
这是一群龙的传人  
今天 我们一起站在五千年沧桑历史的彼岸  
准备迎接二十一世纪最耀眼的光芒

(三)

大河说 我已把黄色融入你的基因  
永不褪色是龙的图腾  
长城说 我已把坚韧融入你的灵魂  
生生不息是龙的精神

大河说 亚洲原野的长风见证沧桑  
我用巴颜喀拉的圣水洗礼你的劫后重生  
长城说 多灾的土地在血泪中开花  
多难的民族在自强中伟岸

当鸦片燃起苦难的开端  
屈辱便提前锁定了甲午海战  
当圆明园的大火把尊严烧成灰烬  
天朝国运 便惶惶然坠落云端

金瓯残缺的华夏 百年沉疴  
倭寇横行的神州 生灵涂炭  
当辛亥的硝烟还弥漫着觉醒的呐喊  
一部红色宣言便悄然把历史改变

当镰刀和斧头锻造的图腾  
在七月高高举起一面鲜红的旗帜  
从此 古老的大地风云际会  
民族复兴的历史终开新篇

长城烽火越往千年  
大河涛声雷霆震撼  
当驱除虍虏变成现实  
恢复中华便走向历史转折点

面对民族命运的大决战  
一位伟人在深夜的灯下孤单  
当第一面五星红旗迎着东方红升起  
九万里江山尽换新颜

我在纪念碑的浮雕里抚今追昔  
你在上甘岭的硝烟中浴火永生  
我在红旗渠的崖壁上刻下国家记忆  
你在老山的苍松翠柏里青春长眠

北国风光 还在万里雪飘  
激情燃烧的岁月 已编织工业化的摇篮  
南风吹来暖神州  
一位老人把故事留在春天

西域的大漠还回响着战马的嘶鸣  
两弹一星已在苦难中护佑河山  
东临碣石 涛声滢滢  
终于把握了命运的航线

当自己可以当家做主时  
一切美好都在向阳伸展  
当我们开始平视这个世界  
沧桑的大地再次绿意盎然

(四)

大河说 白日依山尽的渡口  
是谁又把朔方的号角吹响  
长城说 我见证了你的苦难辉煌

你将引领世界大同的航向

大河说 新时代的黄河大合唱  
如撼天而起的惊雷 再次激荡  
拼搏是最美的中国意象  
少年中国 在自信中走向舞台中央

当奥运连起了国运  
赛场上激发青春飞扬  
拼搏是最美的中国意象  
少年中国 在自信中走向舞台中央

你驾天宫巡天问月  
我驭蛟龙下五洋捉鳖  
你乘高铁感受中国速度  
我的未来正用北斗导航

你在三峡大坝的云蒸霞蔚里感慨  
我在南水北调的浪花里歌唱  
你在青藏铁路沿线的风景里陶醉  
我在港珠澳大桥领略天阔水长

当美丽乡村点缀生态文明的天空  
美美与共已融入山河朗朗  
当病毒止步于生命至上  
初心正谱写新时代的担当

当世界进入巨变的前夜  
人类面临的彷徨  
复兴的民族 正以古老文化的基因  
为全球燃起新的希望

中国正告诉世界  
一面旗帜 如何引领一个民族登场  
世界正聚焦东方  
一条道路 如何在智慧中坚定方向

一带一路 用合作共赢  
书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壮美诗行  
中华复兴 以和平发展  
勾勒天下为公的瑰丽梦想

以今天告慰昨天  
统领所有赞美的语言歌唱  
让明天感谢今天  
历史正彰显天道的力量

大河说 争渡的云帆已高高挂上  
长城说 催征的战鼓震撼心房  
在全球大棋局中  
文明的力量将迸发新的荣光

五千年文明的火种生生不息  
重新召唤人类美好的向往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启航  
大河东去 乾坤浩荡  
.....



扫码可听有声版

本版策划 楚丽

## 为了这片五彩斑斓的土地

徐慧根

中华大地上  
一群擎起民族脊梁的英杰  
让民族的豪气冲彻苍穹  
把初心和使命铸成血色壮志  
步履坚定  
豪情万丈  
让一个备受苦难的民族  
笑吟秋雨春风  
沐浴金色阳光

一九四九年的金秋  
刷新了华夏清明  
那个心怀天下百姓的伟人  
天安门城楼上一句高亢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长天龙吟，改天换地

茫茫华夏万古时空  
红色的信仰  
不懈的追求  
根植民族复兴的梦  
菊金枫火  
旗帜飘扬

而今——  
又是金秋  
五彩斑斓的土地 赓续血脉  
民族和国家逐梦的途中  
用诗韵填词 用长风吟诗  
书写着新时代的锦绣  
谋篇布局，让青山绿水还原本真  
苍山如海，彩云为笔  
用新思维的巨臂奋笔挥毫

展现波澜壮阔的时代  
书写旷世的新章

恰迎又一次盛会  
踔厉奋发的点睛之笔  
让山河再赋新蓝图  
这是当年的一粒火种  
燃亮成大地绽放的花海  
新时代的特色  
汇聚新的力量  
举国众志成城  
融亿万民心  
中国梦高耸云天  
复兴路披荆斩棘  
浩荡 辽远 持久 厚重  
给一座壮丽的江山梳妆

百姓记事

# 飘扬的五星红旗

王留强

国庆节前夕，我接到了表嫂的电话，说是因病住院的表哥，特别想见我一面。表嫂说，表哥两年前生病，一直瞒着家人，但最近状况越来越差。我没有埋怨表嫂，急忙网购机票，收拾行装，匆匆赶往新疆。

飞机在蓝天白云间平稳穿行，我的思绪却波动不已。

表哥原在新疆当兵，在喀喇昆仑山的神仙湾哨所，从战士一直干到副连长。从表哥寄给我的信中得知，连队在海拔五千多米的高山上，常年冰封雪裹，空气稀薄，煮的米饭都是夹生的。前几年，我收到过表哥寄来的照片，那是一个冰山哨卡，背景是白色的雪山，身旁有一蓝罐的氧气瓶，而最惹人注目的是他身后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

三十年前，表哥转业到当地，分配到了林业草原局下属的一个林站工作。站里有三个正式编制，其余三位是临时工，表哥是站长。他们的任务就是看护好这稀有的珍贵的林木。林区不大，站房建在一个山坡上，一眼就可以俯瞰到整个林区。表哥转业的第二年，我也在新疆当兵，专门去林站看

望过表哥。唯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门前不大的场地上，有一个一米来高的土台，上面插着一面五星红旗，在这绿色的世界里，红色的国旗和那五颗金星，显得特别鲜艳夺目。表哥说，他们每周日早上固定八点升旗，唱国歌，向庄严的国旗敬礼。他说，我当天站长就要坚持一天，直到我退休为止。

林站里有两个维吾尔族职工，说起他们站长，脸上充满敬佩之情，举着大拇指，嘴里反复道，站长亚克西，亚克西！

我找到喀什地区医院病房时，看到病床上表哥双颊高突，深陷的眼窝里溢出了亮晶晶的泪水。我在新疆当兵十多年，后转业回到家乡，与表哥已经二十来年没见面了。虽然微信间相互交流，但隔着屏幕，却总是握不住那双温暖的手。

表哥的嘴唇轻轻蠕动着，说出的语音微弱而无力。但从他的眼神和表情里能读懂他的意思。表嫂说，为了护林，他在艰苦的环境里，吃住在林站，有时一个月都不回家。二十年了，他唯一坚持着的就是，每周唱着国歌，

将国旗升到空中。

我问及表哥的孩子涛涛的情况，表嫂说，涛涛大学毕业去了边防团，现在已经是部队的连长了。表哥生病的事还没告诉涛涛，他们不想让孩子分心担忧。

我坐在病床边，抚摸着表哥枯黄的手，尽力搜索着词句，好言安慰着。表哥微笑着，时不时眨巴着眼睛回复我。

我的目光落在床柜上那个小皮匣上。表哥示意表嫂打开匣子，我看到匣子里装着一层鲜红的绸面，叠放得整整齐齐。我打开红绸面，原来是一面面有些残损的国旗，我数了数一共有八面。

表嫂说，这是他最爱的宝物。是他这么多年升起过又换下来的国旗。住院后，非要让我拿来放在他身边。

我禁不住一阵心颤。一个普通的人，心中却一直装着一份爱，一份情。炽热而持久，痴情而永远！我紧攥着表哥的手，感到那瘦弱的手顿时充满了坚定无穷的能量，并电流般瞬间注入我的手掌，注入我的胸中。



江山揽胜图(国画) 沈利昌

书人书话

## 记忆远去 英雄永恒

马瑞婧

谈及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的创作，作家朱秀海说：“我是为渐渐凋零的老英雄写一部史，写一首诗。他们骑着白马远去了，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壮举，他们达到的人生的和精神的境界，我有责任传递给后人。”为了践行这个创作想法，朱秀海花费长达13个月，去往11个省采访解放战争的亲历者，还原小说中的真实历史。凭借在武汉军区、第二炮兵、海军服役时期的军旅经验，朱秀海创作了南疆现代战争的《穿越死亡》和东北抗日联军战斗的《音乐会》等作品，而这次他将视线汇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战场上，将解放战争的宏大场景作整体叙述，以女性英雄赵秀英的经历为切入点，详细刻画了平凡军队“三十七团”的非凡战斗历程。朱秀海在塑造英雄形象的同时观照民族英雄精神，在崭新的战争伦理下重新审视战争的代价与成果。小说中骑着白马的英勇将士陆续地离开了，现实中的英雄精神却留存于民族记忆之中，成为永恒珍贵的民族财富。

小说聚焦于解放战争时期一支普通的军队“三十七团”，记录了整支部队在战争中不断强大，从战斗序列中“最后一团”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兵团的英雄历程。参与解放东北的胶东女村支书赵秀英阴差阳错乘船入海，跟随三十七团参与了整场解放战争，在部队战斗中发挥了巨大的能量。刚开始由于编制不齐，装备普通，三十七团面临着最残酷的战斗环境。而大姐赵秀英和三十七团的战士始终牢记共产主义的初心，以坚定信念打破作战资源匮乏的僵局，跟随共产党军队从守到攻，直至获得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服从战斗指挥的军队素养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是三十七团，乃至整个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条件。作者在书写战场时以小见大，通过细致描写三十七团作战过程，以一支部队的战斗动向书写整个时期的历史走向。

除了创作文学作品，朱秀海曾作为编剧指导了《天地民心》《乔家大院》等优秀影视作品的拍摄。他为读者在小说里安排了故事外的声音。文本中

频繁出现关于白马的对话：“从哪说起呢？”“从白马吧。”“您跑题了。您把白马忘了。”“没忘，别着急，马上就有白马了。”这些对话的时间独立于小说叙述时间，以一问一答的形式问询白马下落，或引出与白马相关的人物事件。这种安排使读者接受并产生同样的追问，不自觉地跟随白马线索进入故事。《远去的白马》不仅作为一个故事具备极强的可读性，更是作为一段历史给读者以真实感。据朱秀海回忆，在一次实战中他放弃后方位置置往前线，随时有可能失去生命。有战友同他说：“我们这些人是一二七师的，不能不跟着部队跑，你是军区的人，干嘛也要天天跟着我们乱跑？”这些话成为小说素材被安排到团长与赵秀英对话之中，成为赵秀英人生选择的节点。而作者在实战中躲避地雷，沟壑谈话的记忆也成为小说的精彩情节，往往使读者身临其境，目击战争的残酷和凶险，体验极具真实性的战争。

在战火纷飞的军事场景中，女性常以单薄、男性化等平面形象出现，或直接隐藏在情节间起衬托作用。与之截然不同的，作者别出心裁地塑造了胶东“大姐”赵秀英作为小说的中心人物。她以女性独有的细致和耐心解决了军队上岸的争吵和食物紧缺问题。此外，她还具有女性的钝感力和清晰的女性解放意识。在面对欧阳政委的意外死亡、婆婆的故意刁难和大秀的背叛隐瞒时，赵秀英以钝感力缓冲，转而表现女性坚强隐忍的一面。在这种隐忍的背后是大姐始终将穷苦人民的福祉和共产主义理想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她将解放自己的意识与革命精神紧密相接，站在解放的大潮流之下为女性发声。女性解放的话题被放置一个发展的进程去思考。《远去的白马》对于追寻女性解放的书写确实是一种可贵的尝试。

虽然大姐毫无保留地为集体和他人做贡献，但战争结束后她非但没有过上英雄的生活，甚至可以说是凄苦无比。因偶然与乡亲失散，战后作为村支书的她背负了胶东老家村民的谩骂指责，有家难回；因名义上的婆婆想要被

她照顾的私心，放弃做干部，一心一意地留在贫瘠的刘家窝子为老人送终。儿子的真实父亲刘抗敌即使了解了真实情况，但因为有了家庭，在战斗结束后也未联系过她。作者试图将大姐生活的巨大落差作为缩影，开展对于战争的代价与成果的反思。正如大姐赵秀英所说：“就算革命胜利后，也要有人承担革命的代价。”往上有人享受着革命的成果，但往下看还有许多无名烈士和家属在承担着革命的代价。而共产党之所以“能成事”，就是因为这些普通人不计后果、无所保留地投身革命。从一开始就怀抱以自我牺牲换取战斗成果的奉献精神，以血肉之躯换取新中国美好明天的革命觉悟。即使有些人像大姐一样没有在历史上留下足迹，但他们的高贵品德和付出应始终被我们所铭记。朱秀海以作品为无名英雄立碑，为战斗中同样的血汗和牺牲立碑。也正因为这种牺牲自我、成就他人的理想和觉悟，军民才拧成了一股坚硬的绳，最终从国民党手中夺回了民族的自由和解放。

在电影《八佰》中也有一匹白马，始终自由奔跑在满目疮痍的战争场景之中。每次出现都引发每个人对于民族自由希望的向往。在小湖北的幻想中哥哥将骑着白马战胜敌人，国家将迎来胜利的曙光。《远去的白马》同样将白马作为核心意象，代表骁勇的战斗表现与为国捐躯的无畏精神。以最初骑着白马的刘抗敌的出现为契机，作者在小说中始终将白马作为线索推动故事发展。从副篇可以得知，多年以后真实的白马早已不复存在，反而是作为一种羁绊将大姐和战友们精神生命联系在一起。在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最后，他们……她的老战友们是不会丢下她一个人离开的，因为他们早就为她留下了一匹白马。”至此，对话中反复被追问的白马的下落有了答案：白马将载着真正的英雄远去，无论他们是功名显赫，还是默默无闻，当记忆渐渐远去，英雄精神将始终作为民族血液的一部分，在记录和传承中成为永恒。